

“恒光杯”全国公安文学大奖赛优秀作品

官殇

官殇

GUAN SHANG

张力◎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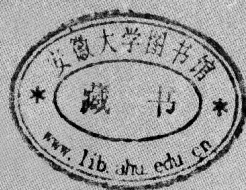
官殇



张力◎著

GUAN SHANG

官殇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官殇 / 张力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404-4744-1

I. ①官…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9834 号

官 殇

张力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汤亚竹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16 印张: 19.25

字数: 380,000

ISBN 978-7-5404-4744-1

定价: 30.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第一章

001

吴春平提任了凌水市公安局的副局长，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支队长非梁玉清莫属，因为梁玉清有背景。可是接任的却是林火声。据说，梁玉清没有得到提拔的原因是被人告了，他牵扯到了一起诈骗案中，告状的人是高手，不偏不倚，时间合适，一下子便把梁玉清拉下马来……

第二章

018

吴春平今年才三十四岁，是从刑侦支队队长的位置上提拔起来的。这个年龄在全省的副局长当中也算是年轻的，当时提拔吴春平当刑侦支队队长时，有很多的异议，主要是因为他太年轻，高良兴力排众议……

第三章

036

五年前，作为公安局副局长的高良兴已经过了提拔的年龄了，市委组织部考察了法院的一个副院长，准备到公安局来当局长。因为高良兴结下了刘绩强的这门亲家，才有机会坐上了公安局局长的宝座……

第四章

053

凌水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徐广生接到一个匿名电话，举报市公安局正在追查的抢劫杨静岩家的案子另有隐情，说在石油公司总经理杨静岩家被抢劫的现金数额就有四十余万元，反贪局应以财产来历不明罪立案侦查……

第五章

068

“‘三·一八’大案理所当然引起市领导的重视，今天是杨静岩总经理，明天是刘副市长，后天可能就是某某书记某某市长。”高良兴煞有介事地说，“你对专案组不要透露这些情况，如泄密，可能会造成领导层不必要的恐慌。”……



第六章

082

黄树雁当了政法委书记，又把梁玉清调过来当了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吴春平调任副局长，黄树雁本想提他当支队长，后来被人告了，市委常委们提议将梁玉清提拔的事放下来……

第七章

097

这样一个涉及领导干部的大案，在市民中早就传得沸沸扬扬了，而这么一个重要的线索又被切断了，肯定产生了不良影响。老高啊，我们不能低估对手的能量啊……

第八章

115

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纪检组接二连三地接到揭发杨静岩的匿名举报信，赶上年度审计大检查，纪检组派出了两个纪检干部与审计组一同下来了解情况。说是了解情况，其实是奉了党组主要领导的指示，借此查找凌水市石油公司财务上出现的漏洞……

第九章

133

杨静岩只有一些财务管理上的小问题，即便如此，杨静岩还是主动地提出来，自己要提前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他的理由是审计组这样一搞，他的群众基础和威信就会动摇，工作将陷入被动，所以提出辞职……

第十章

150

凌水市常务副市长的儿子刘涛被杀，在凌水市掀起轩然大波，各种各样的传闻充斥了大街小巷。大多传闻说是市委接待处处长刘涛是个花花公子，到处拈花惹草，嫖娼被公安局抓到了，因为公安局局长是刘涛的老岳父，岳父行使权力放了刘涛……

黄树雁一反常态，与徐广生亲切起来，说考虑到徐广生身体尚佳，市委常委们在研究干部调整时，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对徐广生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很多人提出想让徐广生再多干一段时间……

陆旭迟疑着，但他考虑到梁玉清是支队领导，凭着梁玉清的背景，他早晚会成为政委的，那样他与林火声平起平坐，会决定他将来的前程。梁玉清又是李吉伟的领导，简单地汇报一下，也不为过，这算不上是泄密……

在黄树雁书记的亲自过问下，政法委和纪检委，准备会同市公安局纪检委一道，组成调查组，对李吉伟非法拘禁杨博和于小月一事展开调查。调查组与公安局纪委同志向高良兴和吴春平进行了通报……

检察长先是开了一句梁玉清的玩笑，然后，对批捕处处长说，“这起案子事关刘市长、高局长家的名誉，现在社会上什么传闻都有，领导们的压力都很大，黄书记专门来过电话，公安局要尽快地给刘市长一个答复，也要给市民一个答复……”

“现在是靠本事吗？”梁玉清口无遮拦，“现在靠的是人事关系，靠的是后台，高局长没有后台能当局长？你知道吴春平为啥还不结婚？他原来也追求过高蓉，高局长挺喜欢吴春平的，吴春平与高蓉见面不久，有人又介绍了刘涛，高局长为了巴结刘市长，将高蓉嫁给了刘涛……”



第十六章

254

黄书记一直亲自指挥侦破这个案件，并干预徐广生清查杨静岩的经济腐败，以及梁玉清击毙歹徒和对抓捕该案罪犯的过分行为，把这些不可思议的事件上放在一起分析和推断，这里面肯定与入室抢劫团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十七章

269

“现在他不是副书记、代市长吗？正式分管政法系统的工作。你还看不出，高局长动了梁玉清，黄树雁动用刘市长使用行政手段，立即还以颜色，把我调开。我刚才给高局长、吴局长打了电话，说过去一同商议一下，你说这个事重要不重要？”林火声说……

第十八章

288

在座的各位领导，请你们自己想想，如果这几个歹徒抢劫了你们家，你们会不会报案？这些歹徒就是利用了这些人的心理，才会这么肆无忌惮地抢劫。我奇怪的是，在这起案件的侦破过程中，有些市领导干部滥用职权，横加干预，我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



第一章

1

三月十八日，星期六，一个跟平常没有什么区别的周末，人们尽情地享受着休息日带来的愉快心情。凌水市的某小区住宅楼下，几个陌生的男子正在窃窃私语。他们脸上的神情显得有些紧张，四下张望着，又耳语了一阵便转身进了楼洞。

杨静岩倚在沙发上悠闲地翻着报纸，阵阵墨香让他感觉心旷神怡。作为国家直属大型石油国有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很难得有星期六这么清闲的日子。以往在这个时间里，他都是忙于工作和应酬，而今天却没有什么事，夫妻两人早早地准备了晚饭，等着儿子一家人的到来。

这时门铃骤然响了起来。

“小博他们回来了。”杨静岩漫不经心地说。说完他有些纳闷，这个楼洞有电子锁，以前儿子他们上楼前都是先通过对讲器对话，今天怎么会进来按门铃呢？但他的犹豫转瞬即逝，也可能是儿子他们遇到楼里的熟人一起进来吧。

杨静岩的妻子打开门，四个不速之客猛地闯了进来，他们穿着皮夹克，其中两个戴着摩托车用的安全头盔，每个人手里都握着一把手枪。还没等杨静岩反应过来，为首的一个大个子冲到沙发前，将黑洞洞的枪口顶在了杨静岩的头上，低



声道：“不许嚷！”

杨静岩的妻子吓得魂飞魄散，身体早已哆嗦得筛糠一般。一个没戴头盔的人上去将杨静岩妻子拖到沙发上。两个戴头盔的人站在大门两侧，举着枪，随时准备应付外面可能出现的险情。

“我们无意伤害你们，只想借些钱花一花，因为你们家太有钱了，希望你们配合一下，我们只要现金，这对于你们来说不太费劲的。”大个子年龄在三岁上下，话语里也不显得杀气腾腾。

杨静岩妻子还有所顾及，说：“家里没有钱，钱都存到银行了。”

大个子轻蔑地笑了一下，对杨静岩说：“你是在年总产值几十个亿的企业里当领导，只要小腐败一下，够得上我们几十年的工作所得。这样吧，你家里有多少钱，我们就要多少。配合好的话，我们绝不再来骚扰你们。”

他说得很有耐心，似乎是在做思想工作，这时立在门旁的小个子蹿了过来，恶狠狠地说：“你别废话，我们要是翻出钱来，到时候可别怪我们不客气。”说着他把枪插进裤腰，取出刀走向杨静岩的妻子。

杨静岩的妻子吓得不停地哆嗦，嘴里还在嗫嚅：“钱，家里是有一点，不过，大部分钱都存到银行了。”

杨静岩用眼神制止了妻子，说：“请不要为难我的家人。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家里有多少钱就拿给你们多少。”说着站了起来，走进了里屋。

大个子用手比画了一下刚才的小个子，示意他跟进去。

杨静岩躬身从床柜下的暗屉里拿出一个布袋，还未等杨静岩站直，小个子一把抢了过去。

“还有吗？”小个子问。

杨静岩犹豫了一下，把床头柜的抽屉打开，将厚厚的一沓国库券掏了出来，扔进了张开的布袋中。正当他准备将开启的抽屉推上时，小个子用手挡住，把手伸了进去，把抽屉中的一个存单拿了出来，塞入了自己的怀中。

“这钱你取不出来的。”杨静岩提示道。

小个子用手在杨静岩眼前摇了摇，示意他不要做声。

两个人一前一后，从里屋走了出来。

小个子拎着布袋，对大个子比画了一下，表示事情已经办妥了。这些人没有再刁难杨静岩夫妇，开门往外走去，那个站在门口始终举着枪戴头盔的人最后一个离开，他扶着半开的门，瓮声瓮气地威胁道：“不许报案，我们在公安局里有朋友，只要你们报案我们就会知道，那样，我们可是要动真格的了。”

说着，他迅速将枪掖在怀中，闪身出了大门。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一种

让人不安的平静，弥漫了杨静岩家的整个空间。

凌水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暴大队里一派繁忙的景象，一个个身着制服的警察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办公桌上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内勤陈晶晶连忙接起电话，神情紧张地问：“喂，这里是刑侦支队反暴大队，有什么事吗？找人？找谁？”陈晶晶紧张的神情松弛了下来，转身喊道：“李探，电话。”

探长李吉伟走了过来，从陈晶晶手中接过电话。

撂下电话，李吉伟冲着墙角方向喊了一声：“陆旭。”

在墙角的隔离板墙上面露出了一个头，朝着李吉伟方向应了一声。

“走，你和陈晶晶跟我出去一趟。”

陆旭从角落里钻了出来，来到李吉伟和陈晶晶面前，说：“姚队不是让我们等着他的消息吗？”

李吉伟做了一个嘘声的动作，神秘地说：“不是没有说不让我们吃饭吗？何况咱们都有手机嘛。”他看到陈晶晶身上穿着警服，告诉她去把警服换下来，因为条例上有明文规定，不允许穿警服出入饭店及娱乐场所。说着话，他冲着陆旭一摆手，便先走出门去。

到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洪福齐天酒店，李吉伟看到他的那个朋友站在门口，他向朋友介绍了陈晶晶和陆旭，便走进了酒店，在散台坐了下来。

陆旭与陈晶晶很自然地挨着坐在一起，李吉伟对他的朋友说：“看到没有，咱们还没坐下来，这两个年轻人便给自己找到了合适的位置。”

他的那个朋友也感到了这里面的玄机，搭讪着说：“现在的年轻人，哪像咱们那个时代呀。”

“陆旭，你要主动点，该出手时就出手。”李吉伟也斜着眼睛说。

李吉伟没大没小地开玩笑，搞得两人脸红红的。

陆旭和陈晶晶几乎同时来到刑侦支队工作，陆旭是刑警学院毕业的，陈晶晶是公安大学毕业的，两人年龄相当，学历相同，年轻人之间又易于沟通，有着共同语言，难免经常往一起凑合。李吉伟早就看在眼里，便经常有意地把两个人往一起撮合，为两个人多创造一些条件，开些不痛不痒的玩笑，两个人也不否认也不辩驳，一般情况下，都只是笑笑。

吃的不过是些家常菜，因为有任务，几个人只要了两瓶啤酒，有说有笑地喝着。陈晶晶推说自己不喝酒，却拗不过李吉伟的那张嘴，也倒一杯，慢慢地喝着。

这时，在邻桌喝酒的一个人高声大噪地说话，引起了李吉伟的注意。



“今天公安局有行动，重点就是查娱乐场所，也就是抓嫖娼。”

“现在发展黄色产业还不是为了搞活经济，这么整还不把经济环境都搞没了，我们不就是奔这个来的吗？”桌上的一个人接着他的话说。

“他妈的我就不信这个邪，你们不用怕，今天的接待任务咱们就干这个事，就是被警察碰上，他们也得乖乖地给我打立正。”他耀武扬威地吹嘘着，另外几个人也在用好言好语奉承他。

李吉伟说去卫生间，偷偷地拐到服务台向老板打听邻桌说话的那个人，老板告诉李吉伟，那是刘副市长的公子。李吉伟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便去了卫生间。在卫生间里他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让对方来这里监视，安排妥当后，他回到酒桌上来。

陈晶晶对他的行动已经看在眼里，开玩笑说：“李探，你是不是把那个桌上的人给安排了。”

“你这个鬼丫头，是当侦察员的料。”李吉伟心领神会。

李吉伟的手机响了起来，是大队长姚润河来的电话，让他们马上返回。关了手机，李吉伟对他的朋友说：“局里有行动，我们必须马上归队，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

李吉伟带着陆旭和陈晶晶匆匆忙忙地走出了酒店。

2

于小月来到名仕娱乐城，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客人们陆陆续续到这里来寻欢作乐。于小月站在黑暗处，望着灯火阑珊的娱乐城，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她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情，用力地挤出一个微笑，然后走进霓虹闪烁的世界。

女老板跑前跑后招待客人，忙着为客人们挑选满意的小姐，她看到了小月，忙告诉她说：“小月，你的客人等你半天了。”

于小月顺着女老板手指的方向望去，一个西装革履的英俊年轻人映入她的视线，她的脸上现出了羞涩，说：“杨博，你怎么又来了？”

“我今天特意来找你的。”杨博说着话，拉着于小月走了出来。

“你要干什么呀？”于小月嘴上虽在责问，却不由自主地跟着杨博走出了名仕娱乐城的大厅。

杨博同于小月踏着月色走下门前阶梯，四个穿着黑色皮夹克的人与他们擦肩而过，小个子情不自禁地扭头回望于小月。

“你就别惦记了，人家那个靓小姐名花有主了。”大个子瓮声瓮气地说。

“只要有钱，我还愁泡不上这样的小姐？”

几个人说笑着走进大厅，女老板笑容可掬地迎了上来：“欢迎光临，几位先生，不知有没有熟悉的小姐？”

拎着布袋的人先说了话：“没有，给我们找个靠里面的包房。”

“最里面那间已经订给别人了，那就安排第二间，可以吗？”

女老板看到他们没有反对，领着他们去了二号 KTV 包房。女老板反身回来，叫上几个小姐去了二号包房，打开门后，看到他们几个人慌乱地把布袋塞到茶几的下面，大个子厉声喝道：“你们怎么连门都不敲就进来了？”

“我是带小姐来让你们挑的。”女老板解释道。

“都给我滚出去！”小个子吼着，吓得女老板和小姐们后退着。

“你们别发火好不好，人家也是好意嘛。”一个脸色白净的年轻人站了起来，劝着他的同伴，并走向了女老板，说，“对不起，我们几个有事要商量，一会儿，我们出去再找小姐好吗？这个时间别让人来打搅我们。”

“好吧，好吧。可也用不着这么凶啊。”女老板陪着笑脸说。女老板见多识广，为了生意她哪敢与客人一般见识。

李吉伟与陆旭、陈晶晶赶回队里，反暴大队队长姚润河正在布置任务。他看到几个人走进来，批评道：“我告诉过你们，我去领晚上行动的任务，让你们待命，而你们却私下外出，如果耽误了整个行动，让我怎么向领导交代。”

陆旭、陈晶晶自知理亏低着头坐了下来，李吉伟分辩道：“队长，有行动也要吃饭啊，总不能让我们瘪着肚子参加行动吧，何况，我们都有手机……”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姚润河不耐烦地打断李吉伟，不然的话，李吉伟的牢骚话不定说到什么时候。

反暴大队一共九个人，教导员被市公安局抽调进修学习，其他的八个人全部到会。李吉伟从部队转业到公安局时，刑侦支队叫刑警大队，反暴大队原来也只是个小组。用李吉伟的话说，现在的机构跟菜市场差不多，什么都跟着搭车涨价，反暴大队上有大队长、教导员，还有内勤陈晶晶。下面设了三个组，他这个探长就是探组组长的意思，每个探长手下只有一个人，他的手下是陆旭，李吉伟说他们是师徒关系。陆旭对这个称呼并不认同，用国外警察的制式来比较，他认为与李吉伟应该是搭档，而这想法只能揣在心里，不敢说出来。

姚润河布置晚上的行动，他领回的任务是配合市局布置的行动，“今天



是全市统一行动，清查市内的外来人口，重点清理没有办理暂住证的人员，清查的重点落在娱乐场所，大家上点心，多抓几个嫖娼的，其他那几个大队在这上面有很多的收入，而我们反暴大队在这方面却很少建功立业”。

“哎——”李吉伟拉着长腔，说，“姚队长，你的意思是说，反暴大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抓嫖娼搞队内创收上来，是不？”

姚润河被李吉伟噎得喘不上气来，说：“谁这么说了，我是说今天清查任务可以顺便来查一下，难道我们看到嫖娼这样的违法乱纪可以置之不理吗？”

李吉伟嘿嘿一笑，阴阳怪气地说：“姚队，你是让我们搂草打兔子。”

大家都笑了起来。

姚润河脸色十分难看，说：“李吉伟，你严肃点，我在布置工作哪。”

“姚队，你今天布置的工作重点，我在酒店就听吃饭的人说过了，想必那些消息早已经传遍了我市的大街小巷，嫖娼卖淫的人员早就望风而逃了。”

李吉伟对着姚润河还要说什么，陈晶晶插话说：“李探，姚队布置完任务，咱们可以早出发早完成任务早回家。”

谁都知道姚润河与李吉伟是老同学，下乡时还是一个知青点的，但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宿怨，总是斗嘴吵架，原来教导员从中和稀泥，还能避免一些矛盾，现在教导员不在，只有陈晶晶出面调和。经陈晶晶这么一说，李吉伟不言语了，姚润河布置了各探组的任务，接下来各探组分头开始各自的工作。

李吉伟带着陆旭开着车兜了一圈后，在僻静处停了下来，掏出烟，仰着头抽了起来。陆旭看到李吉伟没有再走的意思，不解地问：“李探，咱们是不是到附近的娱乐场所转转？”

李吉伟只说了一句“不急”，保持着原有的姿势抽烟，烟头的点点火星在黑暗中一明一暗。

3

杨博开着车，带着于小月兜风，轻柔的月光下，于小月现出几分妩媚，杨博轻轻瞟了一眼就醉了。

“杨博，你拉我出来干什么？”于小月的问话打破了杨博的沉醉。

杨博大梦初醒般地说出了此行的目的：“我是来告诉你，今天晚上公安局有行动，重点就是清查娱乐场所。”

“我又没有干什么违法的事，我凭什么害怕什么公安行动啊。”

“现在谁也没有认同这种陪侍，你这样的陪侍也是要受到处罚的。”

“唉，今天的钱我是挣不到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让你别到这地方来了吗？卖衣服的摊位我正在给你找，钱的问题由我来解决。”

“现在不还没有找到嘛，我闲着也是闲着，来这里陪人家唱歌又不用什么本钱，来钱也很容易，赚一点是一点嘛。”

“行了，行了，你就是不相信我的诚心。”杨博显得不耐烦。

于小月看到杨博的不悦之色，忙说：“你别误会，谢谢你的好意。我常从电视上看到那些被清剿的小姐，个个都捂着脸，要是真遇到了公安的行动，我真的怕在电视上抛头露面，我妈要是知道了还不给气死！”

杨博渐渐露出了笑容，刚要说什么，他的手机响了，他将手机扣在耳畔，听到父亲责问他为什么没有回家吃饭。他猛地想起来今天答应父亲回家的事，他听到今天公安有行动，为了给于小月报信，忘记了回家吃饭。父亲没有听他解释，说有急事，让他马上回家。杨博只好答应下来，关掉手机，对于小月说：“你看，为了你，我都忘回家了。”

“那你回去吧。”于小月通情达理。

“接你出来时，我还想带你吃点夜宵，太不巧了。这么着吧，我先送你回家，然后我再回家。我家肯定有什么大事，不然，我父亲不会这么急着让我回去。”杨博调过车头，按照于小月指引的路线开了过去。

名仕娱乐城二号 KTV 包房里歌舞升平，刚才还凶神恶煞般地驱赶小姐的几位先生，现在每人都搂抱着自己的小姐，尽情地欢乐。

服务生推着满载小食品果盘的推车进来，问几个人是否需要。小个子将手一摆说：“小姐们，你们需要什么，就随便点什么。”

小姐兴奋地蜂拥而上，这些食品的价格都要超过市场价格的几倍以上，而且每包房里超过三百元钱消费的，楼下还设有奖台，小姐们可以抽取不同等级的奖品，她们当然喜欢这样大方的先生。走廊传来吵嚷声，而包房的这些先生小姐们还在吵闹着瓜分水果食品，都没有太在意，随着音乐的响起，歌声伴着这些男人女人的缠绵，整个包房里的气氛炽热起来。

这时，几个人闯了进来，随着天棚上的日光灯霎时灿亮，包房内的人便暴露在了日光灯之下，正在兴头上的人们呈现出惊愕的表情。

闯进来的是几个身着警服的公安人员。随着放出的歌曲音乐结束，包房里出现了静寂。几个先生还处在惊诧之中，小个子在第一时间迅速做出反应，他的右手直接塞入了后腰，快速上提，就在右手甩出的一瞬间，白净脸



的年轻人按住了他的右手，并用眼神制止了他的行动。

女老板从警察的身后挤了进来，说：“警察同志，我这么跟你们说，你们怎么听不进去呀，我这里是正常的娱乐场所，市领导和你们公安局的领导对我们都给予了支持，你们怎么还这样对待我们呀。”

佩戴着二级警督肩章的姚润河眼一瞪，说：“我们就是市领导和公安局领导派来查缴异性陪侍和嫖娼卖淫的。”

“这几个小姐都有暂住证和身份证吗？”

女老板抢先说：“她们的身份证和暂住证都在我那里。”

“那你不快些给我拿过来。”

“请你们把身份证拿出来。”姚润河面对着几个先生，并没有注意到他们紧张的表情，或者认为这是因为检查造成的紧张。

白净脸有意用身体拦住了姚润河的视线，说：“谁唱歌还带着身份证呀，我是汽车修配厂的，他们都是我外地来的客户。”

姚润河看了看白净脸，用手拨开了他，面向白净脸所说的客户，说：“你们出差到这儿来，也敢不带身份证？请你们拿出身份证来，做个登记。”

此时，几个人早已镇定下来，装模作样地从各自的兜里、包中掏身份证。姚润河却没有注意这些人，他的目光被放在沙发边上的几个鼓胀的提包所吸引，几个人又紧张起来。姚润河正欲走向提包时，女老板拿着一堆证件出现在了门口，说：“警察同志，小姐们的证件都在这儿。”

姚润河回身接过证件与另外一个警察一个一个核对着小姐，从而缓解了刚才出现的危机。当姚润河核对完这几个小姐后，对女老板说：“这些先生小姐因为非法陪侍，我们要带回局里进行处罚。”

“你把我的先生小姐都带走了，要是传出去，以后你还让不让我做生意？”

“谁不让你们做生意了？但是你违反了有关娱乐场所经营的规定，我们要进行相应的处罚，对异性陪侍的每人罚款二百元钱。”

女老板眼睛一转，说：“这样好不好？他们的钱由我来出。”

姚润河说：“那也可以。”

女老板把几个警察拉出了包房，去了大厅。

几个男人相互地看了一眼，都松了一口气。那几个小姐安慰几个人再玩一会儿，白净脸头一摆，说：“我们哪还有那个心情啊。咱们走吧。”

“那你们也应该给我们小费呀。”小姐们担心的是钱。

“他妈的，刚玩多一会儿呀，就跟我们要小费。”小个子露出了凶光。

白净脸说：“给她们吧，警察这一查，恐怕她们这一段难有生意了。”

小个子男人抓出一把钞票重重地摔在茶几上，趁小姐过去分钱的时候，几个男人匆匆离开了歌厅。

4

李吉伟与陆旭在车里已经呆了半个小时了，李吉伟仰在车靠背上，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陆旭却心急火燎，不知如何催促他这个顶头上司，无奈地望着靛青色的天空。

一柱刺亮的车灯打在了两个人的脸上，搞得李吉伟激灵了一下，两个人把目光投向了光亮发出的方向。

宝马轿车缓缓地停了下来，于小月从车后门走了下来，对着前面说着什么，然后作了个小幅度的告别动作，从车前灯光亮处走了过去，于小月便呈现在李吉伟和陆旭的面前。

李吉伟感到这个人有些眼熟，那种不知从何而来的亲切感油然而生，他情不自禁地说：“这是怎么搞的。”

“什么怎么搞的？”陆旭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于小月的身影消失在胡同的黑暗处，心不在焉地随嘴应付道。

“现在的小女孩都傍着个大款。”李吉伟说。

“你怎么知道她是傍大款的？”

李吉伟把嘴往前一努，说：“有这样的车，还不是大款。”

宝马车正在调头离开。

这个地区是工业区，有不少机械制造业的大工厂，建国初期曾经为国家经济建设立过汗马功劳。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化经济大潮席卷全国，往日的老工业基地，纷纷成为了明日黄花，这个工业区自然也不例外。而眼前这个小区里住着的大多是那些企业的下岗职工，或是低收入的工人。

陆旭对着黑暗中一溜溜的简易平顶住宅，深有感触地说：“你说得对，这里不会有这么有钱的亲戚的。”

李吉伟正要说什么，他的手机响了起来，他简单地嗯了几声后，关掉电话，对陆旭说：“你不是没事可干吗？现在就走，给你抓几个嫖娼的。”

李吉伟开着车，驶向市区繁华的洛阳街。陆旭感到十分兴奋，他知道洛阳街道两侧排满了作坊式的小茶馆小美容院洗头房一类的门市，每次晚上他路经这里时，总是被门口的一些女子拦截拉生意，作为警察，他清楚这里的奥妙之处。他随着同学去过一次茶馆，当时同学约他过去时，他很以为



然，茶馆颇似老舍笔下的那个茶馆，但没想到茶馆每个隔间里居然是一铺铺大炕，里面簇拥着一些不明身份的小姐。他的同学神秘兮兮地告诉他说这叫卖大炕，说白了就是提供卖淫场所。从那天起他才知道茶馆已变成了藏污纳垢的卖淫场所。而今天昔日的繁华景象看不到了，那些张灯结彩的茶馆大都关了门，就是没关门的，也只有老板独坐茶馆。陆旭不解其意，问：“李探，你说今天这是怎么了？”

“不明白？你去问问。”李吉伟说着把车停在了一个开着门的茶馆前。

陆旭走下车，看到女老板坐在门前，问：“我有个朋友来玩，你这里有小姐吗？”

“没有。”

“今天怎么搞的？我找了这么多家，不是不开业，就是没有小姐。”

女老板一斜眼睛，说：“怎么搞的？今天公安局有行动，谁还敢来呀。”

李吉伟看着陆旭上车，说：“好奇心满足了吗？咱们去抓嫖娼的吧。”

“还抓什么，谁不知道今天有行动啊，谁敢这个时候往枪口上撞啊。”

李吉伟诡谲地一笑，说：“有哇，就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谁这么胆大？”

“只有太岁自己呗。”李吉伟开玩笑说。

汽车三拐两绕进入了一个幽深的胡同里，一个茶馆出现在他们面前，透过小小的窗户，里面映射出微弱的灯光，大门上赫然挂着一个“停业”的牌子。李吉伟把车停了下来，说：“就是这里了。”

“这个茶馆不是停业了吗？”陆旭困惑不解。

李吉伟意味深长地一笑，说：“这是障眼法，我先绕到这个茶馆的后门去，你稍等一会儿再去敲门。”李吉伟下了车，便抄到后面去了。

陆旭过了一会儿下车，缓慢地接近茶馆，然后狠狠地敲起门来，里面立刻传来慌乱的声音。半晌，门被一个女人打开，陆旭正想喝问，看到李吉伟站在通道口处向他示意，他走了过去，看到三男三女或裸或半裸或衣冠不整地蹲在一个隔间里，搞得陆旭心惊肉跳。

“现在让他们都上车，押回队里。”

几个人用衣物捂胸捂背跟着陆旭往外走，最后一个只穿着裤衩的人走到李吉伟身边时停下来，说：“同志，我能跟你说句话吗？”

李吉伟眼睛一瞪，说：“闭嘴，有话到地方再说。”然后用手一推，把那个人推了一个踉跄，当他把头抬起来的时候，正与陆旭打了个照面，陆旭将他推进了面包车，关门时，他对李吉伟说：“李探，真有你的，这不是晚上邻桌吹牛的那小子吗？”